

儒道

新史

姚汉铭

著



学林出版社

姚汉铭 著

儒学 新史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林新史 / 姚汉铭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 - 7 - 5486 - 0309 - 2

I. ①儒… II. ①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3198 号



儒林新史

著 者——姚汉铭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鲁继德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印 刷——上海惠顿实业公司

开 本——640×965 1/16

印 张——40

字 数——64万

版 次——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6 - 0309 - 2/I · 57

定 价——59.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CONTENTS | 目录

序曲两支	001
一、喜事连连	002
二、不快多多	019
三、不准申报	046
四、自鸣得意	062
五、初战告捷	072
六、稳操胜券	081
七、借刀杀人	089
八、密室策划	098
九、中评委会	107
十、结构工资	113
十一、逼良为娼	130
十二、据理力争	174
十三、首次分房	197
十四、总支新政	213
十五、评比先进	222

十六、再次申报	226
十七、拳送厂长	252
十八、孟氏黑庄	273
十九、乌纱为重	289
二十、五堂会审	304
二十一、分房分房	319
二十二、维权退休	341
二十三、虎啸山庄	363
二十四、名誉校长	383
二十五、耕耘不止	411
二十六、施周伊人	424
二十七、谢米夫人	441
二十八、美国之旅	467
二十九、行政复议	496
三十、患难之交	524
三十一、兄弟情义	542
三十二、申诉到底	567
三十三、弘文公园	614
不是尾声	627
后记	637

序曲两支

一只粪苍蝇刚刚贪婪地吮吸足了污秽，沉甸甸地在人间飞来飞去。它吸取的污秽越多，身子越显得金光灿灿。

有一位长者，他患有多种眼疾：斗鸡眼、重视眼、老花眼、青光眼、白内障……有人说是先天性没法医治的，也有人说只要不讳疾忌医还是能治好的。老人看见这只金灿灿的粪苍蝇，便说道：

“真是一只人间少见的美蝴蝶！”

在这个村子里，这位长者历来是一言九鼎的。于是，长者周围的人便都把这只肮脏的粪苍蝇尊之为美蝴蝶。于是，全村的百姓便只好听任这只讨厌的粪苍蝇在头上耀武扬威，嗡嗡嗡嗡，听凭它传播疾病而无可奈何。

这是一部文艺小说，当然源于生活，但却并非原原本本的真人真事。所有人物都是作者塑造的艺术形象。敬请诸位读者先生，特别是认识作者的朋友，切勿“对号入座”。如有对号癖者硬要“入座”，则只能由其“文责自负”了。

特此申明。

一、喜事连连

校长室，即埔海市埔港区业余大学校长庄鉴域的办公室。但是，你不能叫它“校长办公室”，因为时下惯例，“校长办公室”只是校办主任一类人的办公室；“校长室”才是我们这位校长先生的办公室。它，在这幢新建的10层大楼的顶层，过道的底部，朝南。校办特地为他定购了办公桌椅：老板桌，老板椅，就安置在靠窗口。窗的左前方，埔港江里的大海轮在慢悠悠地行驶，有时则会传来“呜——”的一声长鸣。校长先生缓缓地吐了一口烟，悠然自得地眺望着江面。庄鉴域校长最大的嗜好是抽烟。可是，“坐家女儿”的夫人婚前跟他有“约法”：“不能在我的房间里抽烟！”习惯成了自然，这间校长室便成了他腾云驾雾的专室。在这个专室里，庄鉴域除了腾云驾雾之外，还有个自年少时一直保持至今的爱好：用手指挖鼻头污。用足精力挖啊挖啊，然后，把挖出来的成果拓到另一只手的手心上，两个手心搓啊搓啊，终于化为乌有。校长先生的两个鼻孔也因此比一般教师大得多、大得多了。

“笃，笃，笃”，有人敲门。他站起身，走到门边，从“猫眼”里往外一瞄，原来是校党总支副书记孙栝荣和两位副校长。他笑嘻嘻地开了门。他们在他对面墙边的长沙发上坐了下来。他则回到了自己的校长椅上。

“人民代表要换届选举了，我们学校里上报的区人民代表候选人当然还是你庄校长。”

小孙原是校里的总务处主任，因为一贯唯上是从，被提任了副书记。原来的校党总支书记能力很强，也是正规大学的毕业生，很会管理，可是几年前却突然向局里坚决要求调回了自己居住地的安定区。于是，局领导便要他主持校党总支工作。庄鉴域对此变动十分满意。对于小孙书记的这番话，他不动声色，既不首肯也不谦让，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等待着这

位往日的下级的继续说白。

“不过，这总归是校里的一桩公事，要有一个安排。具体如何进行，想听听庄校长的意见。”

对庄鉴域，这位书记是叫惯了“庄校长”的。这不是客气而是传统。他任总务主任时，庄鉴域已经是副校长了。时下的社会习惯，对官职，副职必须去“副”而呼之，因此庄鉴域早已是“庄校长”了。小孙以副书记身份脱产去师范学院进修时，庄鉴域正式成了“庄校长”。他回校一见面更是“庄校长”、“庄校长”的。还有一个原因，区教育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常精明要他主持校党总支工作时，特地向他交过底：

“庄校长是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要尊重他，支持他。现在我们实行‘校长负责制’，党务工作的核心就是要保障‘校长负责制’的全面落实。——这位校长我们是信得过的！”

局党委书记说这番话时似乎要射穿他的脑袋的那两道深邃的目光，至今还清晰地留在他的眼前。大概是党委书记从小孙木讷的表情中得到了满足，此后便很少再来过问这所区里唯一的高等学府的事了。

“党总支挂帅嘛，一切由总支安排！”庄校长笑眯眯地应付着，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那么，老办法，叫各系各部门提候选人，然后由校部汇总送你出去！”

谁当人民代表，历来是单位领导定的。所不同的是，本来，“代表”总是由领导指定的某一群众角色充任的，而时下，则改由基层领导、特别是行政领导自己充任了：身先士卒嘛。

小孙回到了走廊对过的党总支办公室。两位副校长回到了副校长室。

庄鉴域送走了他们，一屁股跌到了沙发里，长长地又吸了一口烟，他似乎十分满足，眼睛盯着那从他口腔里弯弯地游出来的烟。他从小心里感到这几年运道很不错。他是外地人，被保送进了埔海市的一所名牌大学。毕业时又恰好遇上了要培养一批工农子弟研究生的机遇，于是差点儿连大学文凭也拿不到的他又成了北京一所特殊大学的研究生。研究生还没读完，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学业不了了之之后，他被分配到了外地的一所专科学校任教。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高校恢复了职称系列。按毕业年份，他在这艘航船中，他乘坐的这个船舱里的人便全部变成了“讲师”。——知识分子真的翻身了！也就在他刚刚当上讲师的时候，北京的

那所特殊大学给了他一封挂号信,要他回校去完成研究生学业,而且可以带薪。在这个猛雷般地响起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年代,校领导便一口同意了。于是,他又去回炉深造了。他不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批研究生,而是第0.5批研究生。在这个知识分子翻了身的新时期,他在学报上一篇篇的论文中看到了他熟悉的同学、同事的名字。而研究生毕业一定要有论文!好在那时尚未规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一定要独立完成,于是他看准了一位这方面特别行的同学,对他进行了中长期投资。当导师布置毕业论文时,这位同学便答应了他跟自己“合作”,在日后的论文上作为“第二署名”。如此,他又拿到了研究生文凭。现在,庄鉴域头等要紧的事是要调回埔海市。这是一座东方有名的大都市。这里有着他的身份属于“埔海小姐”的娇美妻子,还有他这个在大学里曾被一些同学背地里称作“阿乡”的人从未住过的岳父母给他的书香门第中的一间卧室。他联系了埔海市的几乎所有大学,可是不是回信婉拒,就是杳无音讯。有一所并不气派的大学,去信一月后,他大胆地登上了该校人事部的大楼。接待他的一名似乎是有点头衔的人事干部从抽斗里拿出了他的来信。那干部颇为仔细地再次看了他的来信:

“你的优点是埔海有住房。——你搞过什么项目?发表过什么论文?”

庄鉴域不敢面对这位人事干部的热辣辣的等待着回答的目光。

半晌“目前暂时还没有。——但我有毕业论文!”他小心翼翼地嵌进了“暂时”一词,又提高了嗓音来强调后面一句。

那位人事干部看着庄鉴域给他的打印论文,他的眼光死死地盯在了署在另一作者后面的“庄鉴域”三字上。这位额上方已秃顶的人事干部似乎十分内行,他又把眼睛停在了他的来信中的“家庭出身:贫农”这几个字上。

“你是免试保送进大学的?”

他从“是的!”中,咽

答道“你的研究生是64年学校提名而就读的?”

“是的!”其实就是保送!”庄鉴域回答得相当神气。好长时间后,人事干部终于开口了:

“我们暂时还不招人。”不知是否受到了庄鉴域的启示,这位人事干部也用上了“暂时”这个词。

庄鉴域悻悻地走出了校门。恍恍惚惚中，他忽然看到路旁一块不起眼的直牌子上写着：

埔海市埔港区业余大学

“只要能调进埔海市来就好！”他心里嘀咕着，便大踏步地跨进了校门。找到了校长室：门开着，只见里面坐着一个五六十岁的长者，老光眼镜戴在鼻尖上，正专注地在看着什么。

“您是校长吗？”他大胆地开口了。

“什么事？”校长摘下了眼镜眯着眼打量着这位来者。

庄鉴域走到他的办公桌前，恭敬地站着，自报家门。当他说到自己的讲师身份、研究生学历时，对方打断了：

“你是研究生讲师？”

校长又问了他好多话。随后，要他稍待一会，锁上文件，走了出去。片刻，校长便过来带他进了隔壁的校党支部办公室。一个身材魁梧、操着山东口音、年纪更大的长者礼貌地站起身来迎接他。经校长介绍，知道这位老山东是学校的党支部书记。老山东客气地问了他的一些情况，最后拍板道：

“根据你说的情况，我们要你的！”

不到半年，庄鉴域便调进了这所区业大。

原来，那时普通高校虽然已经启动了职称工作，而区办业余大学、中小学尚未开始职称工作，业大里连一个讲师也还没有。至于研究生，更是不要说长的扁的，连影子也没见过。老山东最听党的话，上级怎么传达他就怎么去做。现在党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便一马当先。听他的老搭档小老宋一说是个研究生讲师，他大老宋便拍板了。对年轻人，老山东历来是爱护的。他详细地嘱咐着眼前这位年轻知识分子如何到原校去办商调手续。送走庄鉴域后，两人便一起去了一趟局里，向局领导汇报了此事。老山东的山东腔又在局里响开了：

“俺一定要把埔港业大办成全埔海最好的业余大学！”

庄鉴域进校才一年，又遇上了上面吹下的一股风：各级领导班子中要有党外人士。那时，埔海市的民主党派像严冬过后下了一场春雨的竹园，笋尖头蓬蓬勃勃地破土而出，到处发展新成员，连他这所属于高校“牛尾

巴”的区办业大中也冒出了分属四五个民主党派的成员。虽说在老干部中老山东的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但这些笋尖头总好像戳痛了他的肉。他定下基调:选不参加民主党派的!于是,庄鉴域与另一位晚他几个月调来的“无党派”讲师都一下子成了副校长。不过,下面教师放过了另一位,却对庄鉴域议论纷纷:

“这个人课也上不好,学员中意见最大!”

意见归意见,庄鉴域从此变成了“校领导”,校里“庄校长”的喊声一天比一天响了。

几乎就在庄鉴域升任副校长的那几个月里,局里派来了一名比他年轻八九岁的党支部副书记马炳宇:清秀的脸庞,一双特别明亮、特别大的眼睛,还有书生气浓浓的举止。几个月下来,庄鉴域感到此人精明强悍,能力非常强。原来,马炳宇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批真正考入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他在大学里入了党,因此毕业后被埔港区教育局要了去。留局工作一年,实是老党委书记、老局长们对他观察、了解。考察了一年,感到这位年青人是块料子,便把他安排进了区业大,准备接老山东大老宋的班。那段日子,庄鉴域心里总有些异样,但他还是主动地招呼他“小马”。这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上半期,在埔海市的教育系统,可以说是新老交替的时期,原来校里局里担任领导的那批老干部,都到了离退休年龄,于是,各校教师出身的副校长、副书记便纷纷“扶正”,成了正职。由于区教育局管的学校除了业大、教师进修学院外还有中小学、幼儿园,于是重点中学的新校长又往往位置还没坐热,就被调到局里当上了局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不仅要选派党外干部,而且要具有“窗口”效应。区业大是全区唯一的一所高等学府,因此属于“窗口”,一定要选派党外干部。在业大,庄鉴域成了校长,马炳宇则是校党支部书记。后来,支部扩建为总支,小马便成了校党总支书记。于是,人们戏称校领导班子为“马庄”。马才气高办法多,很有魄力,可时下,虽然普通高校中实行的依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书记是“一把手”,校长是“二把手”,但这里仍是中学管理模式,成为“校长负责制”了,书记只是“二把手”。新任教育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常精民,原是某中学校长,并不知道高校继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所以他来业大作报告,一口气要上说上几个“校长负责制”。于是,庄鉴域的腰板自然而然地硬了,在系主任、教务主任的任命上,以他为主。好不容易,马炳

字才把孙栝荣从总务副主任提到了主任的位置。更加要不得的是,小马自恃与常局长是同等的正处级,对他有关业大的指示常要“顶嘴”。而庄鉴域则截然相反,局里来人,即使只是一个小科长,他一有机会就要拉他到中层干部会上,甚至全校教职工大会上“作指示”。常局长慢慢地对埔港业大心里有了一杆秤,对于小马向局里汇报庄鉴域独断专横等情况,局领导的态度越来越冷了。有一次,小马得知了局里把一笔教育专款批借给了一个私企老板,就心急火燎地向常局长大声指责。没料到,常精民竟然冷静地把手掌贴到了他额角上:

“小马,你今天热度正常吗?”

马炳宇越来越感到,现在的局领导远非原来的老领导了。要是调往本区别校,还是在他们手里。想来想去,他要离开这个区。后来,他果真调到了他居住地的安定区去工作了。于是,已是副书记的孙栝荣便被常精民告知以副职“主持校党总支”工作。

小孙要报送庄鉴域为人民代表候选人并不是他自己想的主意,而是常局长特地关照的。然而,人民代表候选人提名的工作,他还是足足忙了两个星期。第一个星期召集各支部书记开布置会。可是,支部书记们都说,小马走后我们校里的评先进会都归系主任掌握了,因此政治学习会我们也都让系主任掌管了;我们就是管党员会,收党费。他想想,评先进会由系主任掌握,是校务会上庄校长决定的,自己也没反对过,这以后支部书记们便干脆把政治学习也交给系主任了,而且已经几年了,支部书记们讲的似乎也有道理的。于是,他再召开各部门行政负责人会议。可是,几个系主任竟然说:我们不是共产党员,开会时是校长叫我们开的,怎么你总支书记来找我们开会了?选人民代表不是行政工作,应该叫支部书记来管。于是,他涨红了脸,又一次召开了支部书记会议,把提候选人的工作硬是布置了下去。第二周张贴红榜公布各块提名的候选人。候选人几乎都是各块的行政负责人。就是校办一块,提的是校长庄鉴域。要说明的是,各块提名时,行政负责人总是谦虚地提名老代表庄校长的,但下面总是一致地说:

“最后校里提名谁我们不管,现在我们系里就是提名你!”

支部书记们落得顺水推舟,都不写庄鉴域而写上了自己块的行政负责人。小孙属于校办块,只要有他这个块提名庄鉴域,其他各块提谁的名他都无所谓。第三周的星期一上午,一张大红榜就张贴出来了:

布 告

经全校教职员工反复酝酿，一致推选庄鉴域同志为我校的人民代表候选人。特此公布。

埔海市埔港区业余大学选举小组

199×年×月×日

庄鉴域下班回家，妻子问他人民代表选好了没有。他的声腔和一张肌肉很少的长方脸，以及上面的一对三角眼，全都构成了一个不阴不阳的基调：

“又不是要我去当人大副主任，这个位置早已给教师进修学院的党外校长占去了。市人大代表区教育系统历来只有2名，是局长和育民中学的党员校长。区教育局有啥花头啊？他们只会管管中小学、幼儿园的嘛！”

年底，市里分配给埔港业大一个“全国成人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的名额。

孙栝荣现在越来越领悟到他这个书记的职责了：现在是“校长负责制”，党务工作的职责就是要保障行政工作的完成，这是“无为而为之”的工作。还有一项“有为而为之”的任务，那就是凡是上面有什么荣誉或者经济方面的有好处的名额下来，要保证让校长拿到手，自己不伸手，他也没本领伸这只手，并且要绝对地把别的有可能伸过来的手挡住。上次选举人民代表候选人，他“任务完成得很出色”，这是兼局党委书记的常局长当面夸奖他的。现在选人民代表已从过去的等额选举进步到差额选举了。他们选区是3选2，一位候选人就是常局长，第二位便是庄鉴域，第三位是一名只有十多个员工的幼儿园的园长。结果，常局长与庄校长当选。这次分配下来的这个名额，他也要出色地完成。受命时，常局长跟他有一段谈话：

“我们认为在全市的业大中，我区业大是办得最好的，因此争取到了这个名额。你认为你们学校里谁对学校贡献最大？”

“当然是庄校长！”

“行！评谁，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对于局领导的信任，小孙很高兴。一回到学校里，他便迫不及待地敲响

了校长室的门。两人沙发上刚坐下，小孙便报喜讯了：

“庄校长，又有喜事了！常局长给我校一个‘全国成人教育先进工作者’的名额，问我评谁，我说‘当然是庄校长’啊！”

“谢谢。——不过，你下面有几个支部书记对我有意见啊！”

身为校党总支的负责人，他小孙没有觉察，庄校长倒会有这个感觉，他佩服这位党外人士的眼睛比自己尖。他马上表态：

“没问题，他们还是听我的话的！”

“这件事，恐怕你总支书记要在中层干部会上通一下！”

一周一次的中层干部会是在周一上午。大多数会是庄鉴域主持的，小孙坐在他旁边，至多加上几句类似“我们党员要带头完成庄校长布置的工作！”的话。

这次，庄校长特地谦让给了这位书记主持。小孙说了一通局里对本校的重视之类的话后，便开门见山地说：

“常局长问我评谁，我说当然是庄校长，他是一校之长嘛，学校的业绩还不是校长领导之下取得的！”

系主任们一个接一个地给庄校长评功摆好了。只见一个矮个儿激动得站了起来，慷慨激昂地说开了：

“……第一，庄校长是一校之长，学校的所有成绩都是在校长领导之下取得的，而不是在张三、李四领导之下取得的，因此应该评庄校长！第二，庄校长出任校长之前，埔港业大就是埔港业大，是全市十所区业大中的平平常常的一所。现在不同啦，区里有外宾来，就会把庄校长请去跟外宾见上一面；市里有外宾来参观成人教育，市教委也会把外宾拉到我们庄校长办公室来，连老外也知道我们埔港业大啦！埔港业大因庄校长而出名！第三，庄校长不仅是我们的庄校长，还是全市业大学报的主编，领导着全市十所业大几千名教师的教学科研工作。第四，市里有个中级职称评委会，主任是市教委副主任，那是挂挂名的，庄校长就是具体负责十所业大所有教师职称评审的副主任，是校长中的校长！第五，庄校长是人民代表，人民代表代表人民，人民的荣誉归代表，当然应该评庄校长！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个全国先进的名额非庄校长莫属！”

这位系主任个子虽矮，说起来却手舞足蹈的，脸上的麻点涨得青一阵紫一阵的。他叫骆丽鸣，跟庄鉴域同龄，是从埔港江东边的一所中学里调来的。调来时，庄鉴域早已是副校长了。他很快了解到，这里很重视党外

知识分子,提升的都是无党派的。于是,他在每天中午陪庄鉴域、马炳宇们打桌球的同时,坚持“两不”:一不打入党报告,系里的党员接近他,暗示他:“小马对你印象很好。”他便笑嘻嘻地回奉:“我校的党员质量都很高,本人望尘莫及!”二是决不参加民主党派,民主党派教师来探询他,他的回辞是:“我没有这方面的兴趣。”慢慢地,他察觉出校长、书记间有些矛盾,便又分头靠近。在小马面前他的口头禅是:“书记挂帅!”在庄鉴域面前的口头禅是:“校长负责制!”一次,小马几天没见了,他从人事这里打听到,原来是感冒发烧。他马上买了水果到马家去探望这位比自己小八九岁的领导。一次,趁着他与庄鉴域两人打桌球时机,笑嘻嘻地对校长说:

“庄校长,我对你提个意见,可以吗?”

庄鉴域不知所措,只见他继续嬉笑着说道:

“希望校长先生来听听我的课,指导指导!”

庄鉴域如释重负,笑着连答:

“可以!可以!”

不多久,他便当上了中文系副系主任。系主任一退休,庄鉴域立即将他“扶正”了。再过了不久,这位一无高级职称、二无海外关系、三非民主党派的麻脸矮个子经马炳宇书记之手便又成为区政协委员了。不过,小马在时,只要小马在场,他是决不会长篇大论地吹捧校长先生的,严格执行“等距离外交”。小马走后,他权衡再三,感到一边是一块有权也不会用的“木头”,一边是一个后台硬实的实权人物,因此今天尽管“木头”在场,拍拍校长马屁也有益无害的。

可是,支部书记们,还有一位小马时期留下来的总务主任都没有响。闷了好一会儿,终于有一位叫顾时化的支部书记说话了:

“我们支部的老庞,是副教授,去日本当了三年访问学者,日语课全靠他,教学认真负责,科研成果突出。老山东时期,评的先进都是教师里的。庄校长当然有贡献,但是不是让教师当?”

“我认为不能拿‘谁对学校贡献大’作标准,这是由职务决定的。一个教师,搞好他的教学科研就可以了,他不是校长书记,怎么能管全校的工作呢?校长要跟校长比,教师要跟教师比!”另一位支部书记涨红了脸跟上来说。

“老顾,你们两位的话统统是‘过时货’啦!你们到外面去看看,现在评的劳动模范,哪个不是校长的?现在评的特级教师,有几个是真正的教

师？——都是校长！——时代不同啦！”骆主任人矮脑袋尖，思维就是精，他不客气地回敬了那位人们谐音呼为“过时货”的支部书记。骆丽鸣说这话时，得意得脸上的麻点像一下子绽开的朵朵鲜花。

骆丽鸣的话是有依据的。在埔港区的教育系统，甚至也许是整个埔海市的教育系统，自从一批教师出身的人执掌学校、教育局的领导权后，中央的尊重知识、尊师重教的政策，便统统落实到了这些新“校官”们的头上了。评劳动模范是校长，评特级教师更是校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只要有副教授或高工的职称，又当然是校长。“我不是教师的代表、知识分子的精华，怎么会叫我当校长呢？”虽然，这些被从教师岗位上提拔上来的校长、局长们，除了少数是有名望的教学尖子外，但大多数只是校园里的“活跃分子”。说他们活跃，主要是说他们活跃在老书记、老校长的周围，再加上是50岁以下的年龄，当上级要求老书记、老校长们提拔教师出身的新人时，他们便一个个登台了。还要说明的是，那些孜孜于教坛耕耘，埋首于学科学问中的人，他们往往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兴趣穿梭于校领导之间，因此他们一般是不大会被提拔到行政岗位上的。正因为那些“活跃分子”如今已经是校长——校教师的代表了，当等额分配的名额一下来，劳动模范啊，特级教师啊，国务院特殊津贴啊，他们便把自己送出去，于是，“劳动模范”、“特级教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这些在五六十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中的神圣的称号，很多成了这些由“活跃分子”演变来的校长们的“技术专利”品了。

现在，孙栝荣书记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总结了：

“我们共产党员，我们党的基层干部一定要加强学习，跟上形势。党外同志对我们党员干部提了中肯的意见，我作为校党组织的临时负责人，表示感谢！根据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关于‘全国成人教育先进工作者’的提名人选：庄鉴域校长。就这么定了！”

会后，小孙对这两名支部书记做了不少工作，说了不少好话，核心是要“顾全大局”。

事后，庄鉴域特地叫来了校办编简报的青年，严肃地向他指出：

“今天的中层干部会上，不少人对你编的简报有意见：老是集中报道某几个人，什么论文发表啦，出席学术会议啦。今后要平衡一下，不大有东西的，再小也要报道；经常有东西的，偶尔报道一下。”

于是，此后的学校简报上，经常发表论文的庞秋寂等的名字便几乎不

见了。

关于庞秋寂,自他从日本回校后,在马炳宇的坚持下,校部把所有外语教师集合成了一个外语部,让庞老师任部主任。尽管埔港业大的外语教学从此声名鹊起,但马炳宇走后才一个学期,庄鉴域便以搞聘任制为由,把外语部并进了管理系,庞秋寂也就自然而然地不是部主任、不是中层干部了。此事孙栝荣也同意的,说是支持行政领导精简机构。

关于红榜公布的问题,小孙是请示了常局长的。常局长告诉他:这是等额上报,材料写得也很不错,肯定批下来的;但是为手续计,还是要等到庄鉴域拿到奖状后再公布。一直等了三个月,庄鉴域终于接到了“全国成人教育先进表彰大会”的出席证。小孙一直等到庄鉴域回校,并上庄家看了他的奖状,才叫校办张贴红榜:

热烈祝贺

庄鉴域校长光荣评为全国成人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埔海市埔港区业余大学党政工团

199×年×月×日

再往回说,庄鉴域当上副校长后,市教委中分管业余大学的成人教育处决定给全市的十所区办业余大学合出一份学报。为此,召开了各区业大分管教学的校长、副校长会议。经各校一致同意,学报定名为《业大学学报》,编辑出版者为“埔海市区办业余大学”,经费由各区业大平摊。就是主编人选上搁了浅,好几个校长都想当。于是,便有人提出要召集会议的处长挂帅。处长拒绝了。这些校长们彼此间都了解,除了庄鉴域全都是党员干部,谁也不服气谁。此时,弘文区业大的校长开口了:

“我提议,由埔港业大的庄校长任主编。庄校长是我们这儿的‘独养儿子’,当然是由于教学科研成果突出才当校长的,我们尊重党外同志嘛!”

这位校长的提议赢得了满座的“同意”声。

其实,庄鉴域至今不仅一篇论文也没有发表过,就是连论文的开头一个字也没写过。他假客气了几句,见处长已经拍板了,便说:

“那么,今后全靠各位校长支持了!我要经常向你们讨稿子的!”